

昨日 10 时罗阳追悼会在沈阳举行

# 听罗阳的前辈们讲“沈飞”的故事

昨日 10 时,沈阳飞机工业(集团)有限公司(简称“沈飞”)董事长罗阳的追悼会,在沈阳东北郊的回龙岗革命公墓举行。

送罗总走完最后一程的人群中,很多是“沈飞”的员工,其中不乏满头银发的老人。像罗阳一样,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“沈飞”,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。

74 岁的夔长青就是位“老沈飞”,如果论辈分,算是罗阳的老前辈,但老人家还是一口一个“罗总”,言语中充满了崇敬,“太可惜了,太可惜了,‘沈飞’正需要罗总这样的人才。如果不是罗总这一代人的努力,



夔长青见证了中国战机的腾飞

我们这些‘老沈飞’,也看不见这么多自主研发的先进战斗机升空。”为了表达对罗阳的哀思,夔长青和几位老同事早在 11 月 27 日就前往沈飞宾馆的公祭堂进行吊唁。

夔老觉得自己很幸运,经历了“沈飞”乃至中国航空业从起步到发展,再到如今渐渐崛起的历程。而能见到夔老等亲历者与见证者,却更让我们觉得荣幸。夔老娓娓道来,让我们得以向读者展示一段生动的“沈飞”发展史,在这段历史中,有像罗阳这样光鲜而伟大的形象,也有夔长青这样的小人物。



沈阳航空工业博览园展示的中国历代歼击机机型凝聚了几代“沈飞人”的心血。

“沈飞”的前身,是张学良建设的飞机场。随着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,张学良建设的飞机场,在 1938 年变成了日本沈阳满洲飞机制造株式会社(简称“满飞”)。“满飞”的主要角色是修理军用飞机。新中国成立后,“满飞”变成了“国营 112 厂”,到 1957 年,它又有了个新名字,叫“国营松陵机械厂”,这个厂名一直沿用到 1979 年。上世纪 60 年代初,夔长青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了松陵机械厂。这时候,罗阳刚刚出生。

1961 年,航空研究院正式组建,称国防部第六研究院。国防部六院又下设多个研究所,比如六院一所(歼击机设计所)、六院二所(发动机设计所)等。六院一所,也就是 601 所,就在沈阳,这是新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研究所。21 年后,1982 年 8 月,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罗阳,进入 601 所工作,那时候,601 所已经叫“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”。

1988 年,歼 8 II 设计定型。此时,松陵机械厂,已更名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,罗阳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一名研究员。

## 创新 自主研发的歼 8 II 是“美男子”

歼 6 虽然战绩辉煌,但它依然是以仿制为基础,总体布局沿袭自前苏联的米格 19。夔长青见到的第一架国产战机也是歼 6,但回他对“沈飞”的哪一款战机印象最深刻,他的回答是“歼 8”。他的老同事,蒋海清和李振先,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印象最深也是最喜欢的一款战机,指向歼 8。原因很简单,这是新中国独立改进设计的第一款战斗机。

歼 8 的设计初衷,是为了弥补另一款仿制机歼 7 的缺点,它的设计工作,开始于 1964 年,并且在 1969 年就首飞成功。但由于十年浩劫,歼 8 的研制工作被延迟,所以直到 1979 年才设计定型。

李振先原先的工种是铣工,他至今还记得歼 8 当年的英姿,“歼 8 可漂亮了,是尖头的,进气口在飞机两侧,有一种流线型的感觉。在歼 8 之前,咱们国家的歼击机都是平头的。”其实,李振先所说的这款战机,已经不是歼 8,而是歼 8 II。因为歼 8 定型时间太晚,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,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种“二代战机”。所以,歼 8 II 作为歼 8 的改进型,应运而生。

歼 8 II 一亮相,就备受关注,夔长青清楚地记得,当时的报章报道,“巴黎航展把歼 8 II 称为‘空中美男子’”。因为基建工作的便利条件,夔长青还亲身坐进歼 8 II 的驾驶舱感受过,“别提多骄傲了”。李振先没有夔长青那么幸运,他将歼 8 和歼 8 II 搞混,也不是他的错,因为按照严格的保密规定,“沈飞”各个车间的工人,不能随意走动。李振先在铣工车间,不能去蒋海清的钣金工车间串门,他们所掌握的知识,只是针对自己负责的局部。

李振先回忆,他刚参加工作,工资里还有一项叫保密津贴,因为这每个月多出来的几块钱,他还很被其他企业的亲友羡慕。直到现在,因为“沈飞”的特殊地位,保密工作也一直在延续。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告之,所有消息都由“沈飞”所属的中航总公司统一发布,所有“沈飞”职工都恪守这一条准则。夔长青说,即便是亲友,甚至父子关系,“沈飞人”之间也很少谈及技术问题,大家都自觉保密。

## 发展 埋头苦干 迎着困难造歼击机

蜜月期并不长,夔长青进厂工作的时候,苏联专家们已经撤走了。那是松陵机械厂,也可以说是“沈飞”,最艰难的一段岁月。

“在上世纪 50 年代,我们依靠着苏联专家的帮忙,才把歼 5 造出来,那时候,所有的图纸都是中俄双语的。”夔长青一直在基建处工作,主要负责厂房和飞机生产线的设计和搭建,虽然他进厂的时候,苏联专家已经撤走,但他拿到的基建图纸,依然是中俄双语的。

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,对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业,几乎是釜底抽薪。“以前,什么事都是听苏联专家的,后来,专家走了,我们就感觉什么都衔接不上,压力很大。”夔老说,当时的老航空人,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后,把压力转化成了动力。

没有人再帮忙,那就自己来。

虽然有了自己的设计所,但让飞机上天,并非易事。夔长青因为是做基建的,所以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厂里“参观”,他亲眼见证了“老沈飞人”,是怎么一点一点摸索,让歼击机飞上天。夔老当年的同事,蒋海清是一位一线的钣金工,他对那一段艰苦岁月,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:“大干歼 6 机”。

歼 6 歼击机是新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战机,从 1964 年首架交付使用,1986 年停产,在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装备序列当中,它曾经是装备数量最多(近 4000 架),服役时间最长(2010 年推出空军编制序列),实战当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音速战斗机。



## 初创 从“满飞”修理厂 到松陵机械厂

沈阳人都知道“沈飞”,这个城北的大型国企,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缩影。沈阳的出租车司机也都知道“三台子”,这块离“沈飞”很近的居民区,几乎住满了“沈飞”的职工和家属。通过三台子街道梅江东社区书记汤晓敏,记者找到了夔长青和他的两位老同事——76 岁的蒋海清、78 岁的李振先。

因为距离“沈飞”近,夔长青还能经常听到厂子里发动机的轰鸣声,那些试飞的战斗机,隔几分钟就从头顶划过。“那是苏 27,双尾翼的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夔老对天空中的战斗机,都如数家珍。和我们这种满脸惊讶的外行不同,夔老平静中略带点自豪,他在“沈飞”工作了 40 年,亲眼见证了歼 5、歼 6、歼 7、歼 8……从图纸变成了战斗机。

1939 年,夔长青在黑龙江哈尔滨出生,他小时候,就见过飞机,那是日本侵略者的飞机,而这些日本飞机中,有一部分就出自沈阳。

“我记得当时,我是被‘三机部’(第三机械部)招走的,那时候‘三机部’是保密部门,松陵机械厂也是保密企业。”夔老说,松陵的名字,来自厂址南侧的沈阳北陵公园,“因为靠近北陵,这里又有很多松树,所以就叫‘松陵’。叫这个名字,就是不想人家看出来,这里是搞飞机的。”

成立初期的松陵机械厂,依然以修飞机为主,在抗美援朝时期,这里修理了大量的前苏联飞机。直到 1956 年 7 月 19 日,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 5 从这里腾空,松陵机械厂才开始制造飞机。

歼 5 是仿制前苏联米格 17 而来,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,松陵机械厂里,到处都是前苏联专家的身影,而且苏联专家拥有一票否决权,所有的技术环节都得听苏联专家的。

罗阳,其实就是新一代“沈飞人”的代表,从研究员到董事长,从没脱离一线,从没放下对自主研发战机的追求。在夔长青这样的“老沈飞人”看来,刚刚在航母上起降成功的歼 15,只是一个新的起点,新一代“沈飞人”,会以罗阳为榜样,他们不会止步于此。

## 未来 新一代“沈飞人” 新一代“沈飞机”

夔长青是哈尔滨人,蒋海清来自大连,李振先的老家在北京市郊区琉璃河,而罗阳曾在陕西西安和湖北武汉生活过。但他们现在都是沈阳人,都是“沈飞人”,为了新中国的航空梦,聚集到了一起。

蒋老现在耳朵有些背,那是“沈飞”一线钣金工的职业病。当年做歼 8 的时候,因为设备比较落后,蒋老和他的同事们,用 16 磅的铁锤,一点点把飞机的对接框架敲打出来。因为噪音太大,“像放鞭炮一样”,很多钣金工,都落下了耳背的毛病。但蒋老觉得这不算什么,跟把生命献给航空事业的罗阳比起来,“真不算什么”。

在罗阳等新一代“沈飞人”的建设下,现在的“沈飞”,连干了 40 年基建工作的夔长青都不敢认了,“厂房新了,设备也换了,环境变得太好了。”新一代“沈飞人”,也和老一代不一样了。“‘沈飞’不像我们那个时候,可以‘接班’,子女也到‘沈飞’工作。现在,都是面向社会招聘,这样招收的都是专业人才,工作标准更高了。”

采访结束,蒋海清老人没有回家,而是和记者一起离开了“三台子”,他要回“沈飞”。已经 76 岁的他,现在被返聘回厂,回到他的钣金工车间,给新一代“沈飞人”,做技术指导,言传身教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